

## 第一章 夜探定國公府

剛過元宵，天氣還冷得很，尤其是夜裡的寒風，吹在人身上簡直是刮肉刺骨。安樂郡主蕭明皎哆哆嗦嗦地從毛茸茸的黑狐裘裡探出腦袋，藉著月色四處看了看，確定沒找錯地方之後，便開始了她的翻牆行動。

世襲罔替的定國公府圍牆足有兩人高，不過對於平日裡沒少上房揭瓦的小皮猴來說，這不過是小菜一碟。

蕭明皎很快就成功爬上高高的牆頭，只是不同於往常的輕鬆自如，因為穿得有些多，她今兒爬得頗為費勁。

趴在冰冷的牆頭，她一邊呼呼喘氣，一邊心想自己這回可真是找死。

作為一個上有皇帝老子做靠山，下有紈褲老爹做榜樣，從小就橫霸京城的郡主，蕭明皎平日裡鬥雞走狗、仗勢欺人什麼的其實沒少做過，然而做歸做，她心裡有數，不會真的惹出無法收拾的大禍來。

可這回不同，她不小心把定國公家的病世子給推下水了。

不過是落水，救得又及時，雖然天氣寒冷了些，可換做尋常人，頂多著涼病上幾日也就好了，偏偏那衛環……

想到自己竟好死不死攤上了一個沒事就要吐吐血、走兩步路就臉色發青的藥罐子，蕭明皎抬頭看了看黑漆漆的天空，心裡直呼倒楣的同時也有些打鼓。

衛環已經昏迷整整五天了，太醫說他今晚還不醒，也許就再也醒不過來了。

天可憐見，她與他往日無仇，近日無怨，實在沒想叫他去死啊。

想到剛剛那個叫她無法安睡的噩夢，蕭明皎嚥了嚥口水，轉身抱著那棵枝葉探出牆外的大樹往下爬。

安國寺那老和尚不是說她命格奇特，生來有福，再厲害的邪祟都不敢靠近嗎？有她在一旁坐鎮，沒準兒閻王爺就不敢來取那病秧子的性命了……

這麼想著，蕭明皎心裡稍定。

她一邊往下爬一邊打量院中的環境，看著看著，心裡不由犯起了嘀咕。

黑漆漆、陰森森，這真的是衛環住的院子？堂堂國公府世子，就算身體孱弱需要靜養，也沒道理選個又小又偏僻的破地方住啊。

蕭明皎雖然很是不解，但來都來了，總得先進去看看，因此成功落地之後，她彎著腰、踮著腳尖，小心翼翼地朝不遠處的主屋摸過去。

夜已深，院子裡漆黑一片，寂靜無聲。

將自己裹成了一顆黑色毛球的蕭明皎藉著夜色做掩飾，順利地滾到主屋南邊的窗戶底下。

然後她發現那扇木窗半開著。

蕭明皎十分無語，她是不是走錯地方了？這麼冷的天，哪個嫌命長的睡覺會不關窗？

正這麼想著，屋裡突然傳出一聲類似咳嗽的低音。

裡頭有人！蕭明皎一愣，忙豎起耳朵往前貼了貼。

「世子？」與方才那聲虛弱的咳嗽不一樣，這個少年的聲音聽起來健康而年輕，

還有些驚疑不定。

見無人應答，他稍稍提高了音調，「世子爺，是您醒了嗎？」

一片寂靜，好像剛剛那點聲響只是某種錯覺，不過對於蕭明皎來說，有這兩聲「世子」就已經夠了。

她鬆了口氣，裹緊身上的狐裘，踮著腳往窗戶裡頭看去。

屋裡沒有點燈，但月色正濃，看得還算清楚，再加上這扇窗戶正好對著大床，蕭明皎一眼就看見了床邊那個不見半點星火的炭盆。

不關窗，不生炭火，就算沒病也得凍出病來吧！更別說衛環這種已經一條腿踩進鬼門關的人，要是真叫他生生吹上一宿的冷風，只怕不用等到明天早上，等會兒他就得兩腿一蹬見閻王爺去。

蕭明皎心中驚疑，又見那小廝打扮的男人燈也不點、看見炭盆也不管，只快速往床邊摸去，心裡頓時生出一種不太好的感覺。

「世子？世子？您感覺怎麼樣？」那小廝站在床邊叫了兩聲。

蕭明皎緊緊盯著他的動作，見他只是不停地喚著床上的衛環，並沒有進一步動作，這才稍稍鬆了口氣。

可這口氣還沒舒完呢，床上的衛環突然發出一陣比剛剛清晰許多的咳嗽聲，而床邊那正觀察著他情況的小廝見此，竟抬手朝他的嘴巴捂去。

蕭明皎目瞪口呆，這、這是想謀殺吧？是吧？

「世子爺可別怪小人，要怪就怪那害你落水的人吧，如果不是他，我可找不到這麼好的機會……」

那小廝低沉而冷酷的聲音和寒風一起灌進蕭明皎的耳朵，刺得她一個激靈反應了過來。

可惡，這狗膽包天的王八蛋是想借刀殺人，把黑鍋扣在她腦袋上！

蕭明皎臉色大變，心裡破口大罵的同時小手飛快地從腰間一摸，摸出了一個比巴掌稍大些的青色荷包。

這青色荷包是她隨身不離的寶貝，裡頭裝滿了她在外橫行霸道時用到的小工具。

蕭明皎看也沒看，在裡頭掏了兩下，然後把掏到的東西用力朝那正在行兇的小廝砸了過去。

後背冷不丁地被什麼東西砸了一下，他驚得險些跳起來，然而還沒等他反應過來，突然劈里啪啦一陣巨響，他的後背……炸了。

星星點點的火光伴隨著那恐怖的爆炸聲在他身上四處亂濺，背後一陣劇烈的灼痛，他哪裡還顧得上殺人，驚駭之間當即「嗷」的一下慘叫出聲，在地上打滾。

可身後那應該是爆竹的東西也不知怎麼回事，緊緊黏在他的衣服上，怎麼樣都弄不下來不說，還沒完沒了地一直炸，炸得他渾身劇痛，眼冒金星，耳朵都快聾了。

蕭明皎趴在窗邊悶聲暗笑，心裡很是滿意。

這是她新弄到手的整人小爆竹，一直沒來得及找人試驗，沒想到這會兒竟派上了用場。

炸，炸死這心狠手辣的小鱉孫！

可沒一會兒她就笑不出來了——那小廝反應過來之後，竟然不顧身上的疼痛，重新朝床上的衛環撲過去。

蕭明皎大驚，同時也發現了不對勁之處——爆竹聲音這麼大，可直到現在外頭都沒有半點動靜，沒有人聞聲趕來救衛環，整個院子一片死寂，像是除了屋裡這兩人之外就沒有其他人了。

蕭明皎倒吸了口涼氣，見那小廝已經跑到床邊，頓時顧不得其他，撐著窗沿一個用力便翻進窗戶，「住手！」

那小廝回過頭見到一個全身漆黑、看不清臉的人跟個毛球似的朝自己滾了過來，當即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就回神，忍著痛從腰間摸出一把鋒利的匕首對著來人刺過去。

他動作俐落，顯然是有些身手的，可蕭明皎半點都不怕，哼哼一笑，就這麼揮著小拳頭迎了上去。

她長得嬌小，就算裹上厚厚的狐裘，看著也比那小廝矮了一大截，再加上手無寸鐵，並沒有什麼威懾力。

小廝輕蔑地冷笑，誰想下一刻就見一陣白霧迎面襲來，他一朝不慎吸了兩口，頓時嗆得魂兒都要飛了。

蕭明皎抓緊機會，對著他的腦袋就是一拳。

小廝頓時飛了出去。

天生神力的她甩甩手，沒有再去管這個重重砸在牆上、連哼都沒哼一聲就昏過去的壞人，扭頭往床邊跑去。

衛環……應該還活著吧？

看著床上雙眼緊閉、面龐消瘦，臉色慘白得彷彿已經去見閻王爺的衛環，蕭明皎心口咚咚直跳，嚥了口口水，好半晌才問道：「喂，你、你還好嗎？」

沒有人回答她，爆竹聲已停，屋裡靜得可怕。

蕭明皎的雙手不受控制地抖了起來，但她還是在深吸了口氣之後鼓起勇氣朝衛環的鼻間探過去。

沒，沒氣了……

她再探一下。

真的沒氣了！

蕭明皎腦袋嗡的一聲，撲通一下坐在地上。

他死了？衛環死了？不不，不行，絕對不能讓他死，她得救他，對，得救他！可怎麼救呢？

有了！蕭明皎眼睛一亮，從地上爬起來，往床邊一撲，對著床上衛環的人中狠狠按了下去，「老天保佑，你可千萬別死啊。」

床上的人渾身一震，發出了一聲悶哼。

還活著，他還活著！蕭明皎大喜。

然而就在這時，外面突然由遠及近傳來了一陣凌亂的腳步聲。

「方才那動靜好像是從這裡傳出來的，快，你們幾個四處看看，其他人跟我去見

世子。」

蕭明皎一愣，繼而又是一驚，可不能被人發現自己大半夜地出現在這裡，不然只怕跳進護城河都解釋不清楚。

她拔腿就往窗邊跑，跑了兩步又折回來探了探衛環的鼻息，確實是有氣的，這才邁開兩條小短腿，以生平最快的速度翻過窗爬上樹跑了。

情急之下她並未注意到自己翻窗的時候不小心掉了一個東西，而那個東西……

「爺，是個荷包。」

半刻鐘後，本該半死不活昏迷在床的衛環這會兒坐起了身子，正往人中處抹……咳，止疼藥。

他看著那個針腳奇特、鼓鼓囊囊的青色荷包，慢慢睜起了細長的眼睛。

此時的蕭明皎還不知自己的寶貝荷包落到了別人手裡，她正一邊踩著月光走回家，一邊回憶著方才的事情。

偏僻破舊的住所、大冬天連炭火都不能點的淒涼待遇，再加上那個明顯有備而來的殺手……好歹是個國公府世子，親爹、親娘也都健在，這衛環是怎麼把自己混成這個樣子的？也忒慘了些。

還有那定國公夫婦，不是聽說對這個自幼體弱的兒子很是疼愛，明知他有可能活不過二十五，仍毅然為他請封世子嗎，怎麼會讓兇手有膽子在他們眼皮子底下行兇呢？最重要的是衛環常年纏綿病榻，一年出不了幾次門，平時在大夥兒眼裡就跟不存在似的，不提根本沒人會想起，這麼低調的一個人，誰會想要害他的性命？蕭明皎越想越覺得納悶，但琢磨半天也沒琢磨出個所以然，只好作罷。

反正刺殺之事已經曝光，那個小廝也已然落網，短時間內想來是不會再發生同樣的事了。至於衛環，剛剛趕來的那些人已經第一時間去請太醫了，他應該不會有事……吧？

唉，他可千萬要撐住啊！

福王府與定國公府離得不遠，沒一會兒蕭明皎就到家了。

她輕車熟路地避開府中守衛，悄無聲息地朝自己所住的月清院摸去，沒想到剛進院門就發現自己屋裡的燈亮著。

不祥預感罩頭的她轉身就跑，只是才邁出兩步，便聽身後有人輕聲說道——

「回來了？」

明明是個會讓人骨頭發酥、心神蕩漾的嬌嗲女聲，可蕭明皎卻聽得頭皮一麻，整個人僵住。

「怎麼，還要我請你進屋？」

「姊姊……」知道自己今晚逃不了，蕭明皎認命地轉過身看向來人，仰著腦袋乾笑道：「這麼晚了，你怎麼在這啊？」

那是個身材纖細、生得楚楚動人的美人兒，看著大約十八、九歲，身披一件月白

色狐裘披風，立在昏黃光暈中的樣子如同弱柳扶風，嬌嬌娉娉，說不出的柔媚動人。

這便是福王長女，蕭明皎的同胞姊姊，安榮郡主蕭明嫣了。

「舟兒方才突然腹痛，哭著要找小姑姑。」看著面前裹成一顆黑毛球的蕭明皎，蕭明嫣微微挑眉，「誰想他小姑姑大半夜的竟然不在屋裡睡覺，叫人撲了個空。」蕭明皎一愣，隨即一下竄到蕭明嫣跟前，「舟舟病了？怎麼回事，有沒有大礙？睡覺前不是還好好的嗎……」

蕭臨舟，福王世子蕭長歸的兒子，今年剛滿四歲，蕭明皎手下第一跟屁蟲，京城紈褲界的新生力量。

一陣凜冽的寒氣隨著她的動作迎面撲來，蕭明嫣低頭看著她凍得通紅的鼻尖，微擰了一下眉，「進屋再說。」

蕭明皎眼珠子一轉，拔腿就要溜，「我先去看看那小胖子。」

「他只是晚飯吃得太多有些積食，喝過藥之後已經重新睡下，沒什麼大礙了。現在……」蕭明嫣優雅而快速地抓住自家妹妹，「咱們還是先說說他小姑姑半夜一個人出門的事，嗯？」

她天生說話就像撒嬌，就連罵人的時候也像，可蕭明皎從小跟在她屁股後頭長大，哪裡會聽不出她這會兒正生著氣。

「咳，那個什麼，姊姊，我就是睡不著，隨便出去逛逛……」

蕭明嫣沒說話，只偏頭掃了旁邊正跪在地上請罪的守夜丫鬟一眼，再衝蕭明皎微微一笑。

蕭明皎：「……」

她還想再掙扎，可見蕭明嫣臉上的笑容越發嬌柔，到底不敢繼續找死。

她家姊姊看著柔柔弱弱，單純無害，可若真的惹毛了姊姊……

呵呵，誰惹誰知道。

「怎麼不繼續編了？」

蕭明皎自幼便跟著有「京城第一紈褲」之稱的老爹福王到處撒野，蕭明嫣其實早就習慣了，向來都是睜隻眼閉隻眼，不會真的與她生氣，可那是在有侍女跟著且安全無虞的前提下。

對於她今晚這種不顧天寒地凍一個人偷跑出府的情況，蕭明嫣擔心之餘實在沒法不動怒——她不知道這京城裡有的是想背後套她麻袋的人嗎！

天不怕地不怕、連皇帝鬍子都敢揪的蕭明皎縮縮脖子，蔫了。

福王妃早逝，福王又是個吊兒郎當不會照顧人的，因此雖然蕭明嫣才大自己四歲，可對於蕭明皎而言，長姊如母，她實在沒法不畏懼。

「好了好了，我老實交代還不行嗎，妳別生氣了。」蕭明皎扶著蕭明嫣進屋坐下，又討好地倒了杯熱茶遞過去，這才有些心虛地說道：「我方才……其實是去定國公府了。」

「定國公府？」蕭明嫣正要喝茶的動作一頓，「咱們家與他們家素無往來，妳平常交好的那些人裡也並沒有哪個是定國公家的，三更半夜，妳一個人跑到那兒去

幹什麼？」

以往的經驗告訴蕭明皎自己最好不要撒謊，她只得壯士斷腕，抬起頭把事情的來龍去脈簡單說了一遍。

蕭明嫣聽完快氣死了，捂著胸口不可置信地看著她，好半晌才問道：「妳是說元宵節那晚推定國公世子下水、幾乎要了他性命的人就是妳？」

蕭明皎抱頭懊悔地道：「我不是故意的……」

「難怪與定國公府有舊仇、曾揚言絕不救定國公府之人的陳老太醫會破天荒地主動上門，是妳託父王去求情的吧？」

陳老太醫愛鳥成癡，與家裡養了一院子飛禽的福王是知己。

蕭明皎諂媚一笑，「姊姊英明。」

知道小丫頭闖禍後已經及時補救，蕭明嫣的臉色這才好了些。

她抬手揉了揉額角，片刻後又問：「那為什麼出門不帶人？大晚上的萬一遇到危險怎麼辦？」

「行鴿姊姊身體不舒服，我放了她兩天假，而其他人身手不利索，帶了也沒用。至於危險……嘿，我聰明機靈又力大無窮，才不會有事呢。」

大概是怕這個到處闖禍得罪人的小侄女哪天被人偷偷打死，皇帝賜了個身手不凡的暗衛給她做貼身侍女——就是蕭明皎口中的行鴿。

蕭明嫣忍住了抽她的衝動，又問：「這麼大的事，妳為什麼不告訴我？」

蕭明皎笑容微僵，摸了下鼻子，「這不是怕妳擔心嗎。」

「聽說定國公世子落水的地方是文心齋，妳打小就討厭念書，就是平日裡看到這種文人才子聚集的地方都要繞道走，更別說那晚街上熱鬧非凡，到處都是有趣的東西……」蕭明嫣睜起眼，「皎皎可別告訴姊姊，妳是去以文會友的。」

蕭明皎嘟著嘴，有些不服氣。

她怎麼就不可能以文會友——好吧，她確實不可能。

蕭明皎洩氣，想到那件事蕭明嫣早晚都會知道，猶豫片刻，最後兩條眉毛高高豎起，難掩怒意地坦白道：「好了，我說就是了，其實這一切都是怪趙承安那個王八蛋！」

「趙二哥？」蕭明嫣頓時愣住，「這事與他有什麼關係？」

「那天晚上我在街上看花燈的時候無意中看見他了，他身邊跟著一個姑娘，兩人說說笑笑，姿態親密，看著有些不正常……」說到這，蕭明皎飛快地看了姊姊一眼，見她又是一怔，頓時更生氣了，「我想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就一路跟著他們進了文心齋。

「可那時文心齋剛好在舉行元宵詩會和猜燈謎的活動，參加的人很多，大家擠來擠去，弄得我差點把人跟丟，我就有些著急。後來看到那兩人竟當眾摟作了一團，我一氣之下推開前面擋路的人群想衝過去，沒想到那邊上就是荷花池，所以……」正好站在那裡又弱不禁風的衛環就遭殃了。

當時聽到落水聲，蕭明皎嚇了一大跳，可還沒來得及開口叫行鴿下去救人，她就被聞聲而來的圍觀群眾給擠開，好在情況雖然混亂，衛環還是很快就被人救了起

來。

她那時不知落水的是他，以為沒事了，又因為滿心都是趙承安和那個女人的事，所以沒多停留，在心裡說了聲抱歉就撒腿跑了，直到第二天聽人說起定國公家的病世子意外落水、命懸一線的消息，才知道自己不小心犯了大錯。

蕭明皎平日裡雖然囂張跋扈，可一貫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衛環與她素不相識，卻因為她的原因差點丟了小命，她心裡自然不安，所以一聽到這消息就趕緊去找自家老爹求救。至於蕭明嫣……

「妳為了等那姓趙的出孝，生生將自己蹉跎到十九歲，那王八蛋卻在成親前與別的女人不清不楚，我、我怕妳傷心，所以叫父王先不要告訴妳……」

陽城侯趙承安，蕭明嫣指腹為婚的未婚夫。兩人本來四年前就該成親，但婚禮前夕趙承安的祖父突然去世，他作為孫子需要守孝，所以婚事往後推遲了一年，只是誰也沒想到，好不容易等到出孝，趙承安他爹老陽城侯也死了。祖父去世守孝一年，親爹去世卻要守孝三年，因此這婚事不得不往後又推遲三年。

「姊姊，妳怎麼不說話？」

蕭明皎小心翼翼的聲音讓蕭明嫣回過了神，她低頭輕摸著手腕上那只瑩白通透的訂親玉鐲，好半晌才淡淡說道：「只是在想如果這事是真的，要怎麼弄死那對狗男女才好。」

蕭明皎沒說話。

她知道自家姊姊是喜歡趙承安的，她見過看似溫柔好說話、但只把家人真正放在心上的蕭明嫣熬夜給對方做衣裳，所以聽了這話之後，她並沒有覺得多麼高興，反倒是有種直接衝到陽城侯府將趙承安往死裡揍一頓的衝動。

蕭明嫣卻一臉雲淡風輕地轉而問起衛環的情況。

怕她擔心，蕭明皎沒敢說自己撞破了行兇現場，只簡單幾句含糊地帶過。

蕭明嫣沒有多問，留下一句「早點睡，明早隨我去定國公府請罪」就走了。

蕭明皎沒有異議，她向來敢作敢當，如果不是怕蕭明嫣知道真相會傷心，早就光明正大地去定國公府看望衛環了。

## 第二章 登門道歉找荷包

月落日升，轉眼已是第二天早上。

因昨晚沒有睡好，蕭明皎被人從床上挖起來的時候整個人都蔫蔫的，不過想到早上要去定國公府，她裹著被子掙扎了兩下，到底還是打著哈欠爬了起來。

早已經等在一旁的丫鬟們忙上前伺候她穿衣。

穿著穿著，蕭明皎突然覺得有些不對勁，問道：「等等，怎麼就一個錢袋，我的小青呢？」小青就是她的那個寶貝荷包。

丫鬟們知道那東西的重要性，趕忙四處尋找，可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

不會是昨晚匆匆忙忙地給弄丟了吧？

這念頭一起，蕭明皎頓時坐不住了，趕緊叫人去昨晚路過的地方找，自己則是裹上一件火紅色的狐裘往不遠處蕭明嫣的花錦院跑去。

蕭明嫣早就起床了，這會兒正端著一碗肉粥在餵圓滾滾、白嫩嫩的小胖崽蕭臨舟。蕭明皎一進門便道：「姊姊，我——」

「小姑娘！」一看見蕭明皎，蕭臨舟那兩隻瞇著的小眼睛一下就亮了，以與外表完全不符的敏捷身手從凳子上跳下，衝過去一把抱住她的大腿，「最漂亮最可愛的仙女小姑娘，妳昨晚去哪兒啦？為什麼沒有來看舟舟呀？舟舟沒有見到妳，早飯都吃不香啦。」

蕭明皎伸手捏住他肥嘟嘟的臉蛋，「吃不香了？那桌上的空碗是誰吃的？還有嘴邊沾的這是什麼？口水？」

蕭臨舟耳朵一紅，趕緊伸出小舌頭舔了一圈嘴巴。

「這樣就臉紅了？臉皮還不夠厚啊，蕭小公子。」蕭明皎又輕捏了他兩把，才哼笑著問道：「昨晚怎麼回事，是不是睡覺之前又偷吃肉乾了？」

蕭臨舟心虛地轉著眼睛不說話。

「前兩天不是還嚷嚷著再也不偷吃了嗎，怎麼，林家那小丫頭不嫌棄你肉多不好看了？」

「她還是不想跟我玩。」想起這件事，蕭臨舟有點不開心，不過他很快就振作了起來，抬著下巴一臉驕傲地說道：「可是祖父說了，男子漢大丈夫，就得像他那樣胖一些才好看，那個林玉兒，她不跟我玩是因為她年紀小眼光不好，等她長大就知道後悔了。」

「這倒是，你可千萬不能長成你爹那樣，瘦巴巴的一點兒都不好看，也不好捏。」

蕭明皎深以為然，又手癢地捏了他肉肉的臉蛋一把。

蕭明嫣：「……」

快來個人把這詭異的丫頭拖出去！

蕭明皎不知自家姊姊正在腹誹自己，又問：「那現在怎麼樣？肚子舒服了沒有？」

蕭臨舟點頭，期待地說：「小姑娘，祖父昨兒不是新得了隻鸚鵡嗎？咱們一會兒去找牠玩吧。」

「早上我有事，等下午——」

「陪他去吧，不過不許再偷拔人家的毛。」想到前幾天那隻因被姑侄倆肆虐得掉了一身漂亮羽毛而憤怒大叫了好幾天的鸚鵡，蕭明嫣眼皮一抽，片刻才又道：「至於定國公府那邊，宮裡剛剛來人說皇后娘娘要見我，所以我得先進宮一趟，妳在家等我回來，晚些時候咱們再一起去給人家道歉。」

蕭明皎一愣，「一大早的找妳做什麼？」

蕭明嫣搖頭表示不知。

進宮對她們姊妹來說是常事，蕭明皎沒有再多問，只是眼珠子微轉，想了想又道：

「那定國公府那邊就讓父王陪我去吧，妳這番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出宮。」她爹雖然是長輩，但不可靠的程度和這妹妹沒什麼差別，蕭明嫣有些不放心，但蕭明皎堅持，又一再保證自己不闖禍，她這才終於鬆口。

惦記著衛環和自己的寶貝荷包，蕭明皎早飯都沒吃就拽著福王往定國公府去了。馬車一路飛奔，蕭明皎探著腦袋往外看，心裡上上下下的，有些不安。定國公府外頭好像沒掛白幡，衛環應該還活著吧？萬一……不不，才不會有萬一，殺手什麼的她都幫他解決掉了，他肯定不會有事的。這麼想著，心裡終於稍稍踏實了些，可轉而想到自己的寶貝荷包，蕭明皎又犯愁了。路上找了沒有，那肯定是掉在定國公府裡頭，也不知有沒有被人撿去，還找不找得回來……

「皎皎，妳在看什麼呢？」蕭明皎回神，對著自家老爹幽幽地歎了口氣，「沒什麼，就是在想我們一會兒會不會被人打出來。」

福王是個白白胖胖的中年美男子，都胖成一顆球了還當得起一個「美」字，實在是因為他的五官生得太過出色——劍眉星目，唇紅齒白，明明都已經四十多歲了，瞧著還跟三十出頭似的，再加上那一身哪怕掛滿了金玉也不顯俗氣的氣質，平日裡沒少招同年齡的人嫉妒。

不過作為皇帝最寵愛的弟弟，福王是無所畏懼的，所以這會兒聽了女兒的話，他只呵呵一笑，不以為意地說道：「他們不敢。」

蕭明皎當然知道定國公夫婦不管心裡怎麼想，明面上肯定不會太過為難自己，一來她不是故意的，二來事後她也及時做出補救，雖然沒有第一時間上門道歉，但也不是不能解釋，再加上福王府的地位擺在那，於情於理他們都不會做得太超過。然而等到了定國公府，蕭明皎才發現定國公夫婦比她想像中還要「通情達理」很多。

聽完她的解釋後，定國公夫婦錯愕了一瞬，但很快就反應過來對她表示諒解，定國公夫人葛氏甚至還與她道謝，說若沒有她請陳老太醫出面，自家兒子早已喪命。可那不是她應該做的嗎？

看著眼前這容貌秀美、舉止優雅，面上確確實實帶著感激之色的美麗貴婦，蕭明皎有些不明白。

這件事的受害者如果換成她家姊姊或是哥哥，那甭管對方身分地位多高，又是不是有意的，她和她父王都絕對不可能輕易原諒對方——要知道，這可是要命的事情，一個不小心人就徹底沒了，更別說衛環如今還沒有徹底脫離險境。

定國公夫人這個做母親的也太過理智了吧？她真的有傳聞中那麼疼愛衛環嗎？還有定國公，不是說他十分偏疼嫡長子嗎？完全看不出來。

「陳老太醫說環兒的性命已經保住，接下來只需臥床靜養便可，王爺與郡主不必擔憂。」

「那就好，這些藥材與補品你們先收好，如果還有什麼別的需要，儘管派人來告訴本王。我府裡別的沒有，就這些玩意兒多，皇兄隔三差五就往下賞，庫房都快堆不下了。」

蕭明皎被自家老爹那財大氣粗的口氣震得回神，想著定國公夫婦的態度不管有多

奇怪，對自己來說都是好事，便沒有再往下琢磨，只抬頭道：「那我現在能去看  
看世子嗎？我想親自與他道個歉。」  
定國公夫婦自然不會阻攔，很爽快地應下了。

知道衛環還活著，蕭明皎一顆心放下了大半，一邊跟著帶路的丫鬟往昨晚那個小  
破院子走，一邊琢磨著找自己那寶貝荷包的事情，然而還沒等她琢磨明白就到目的  
地了。

雖然昨晚就已經知道這地方很僻靜，但白天一看，蕭明皎還是有些驚訝，「這真  
是你們家世子住的地方？怎麼靜悄悄跟冷宮似的，連個伺候的人都看不見？」  
在前頭帶路的丫鬟聞言解釋道：「回郡主，世子喜靜，不喜歡身邊有太多人圍著。」  
可這也太安靜了些，別說人，連鳥叫聲都聽不見，衛環整天一個人待著，真的不  
會悶成傻子？

想到方才定國公夫婦的表現，蕭明皎眼珠子微轉，不經意般問道：「那他是自己  
要住這裡的嗎？」

「是，一開始國公爺和夫人覺得這裡太偏僻，都不同意，但世子喜歡，他們就沒  
有再攔著。」

這還差不多，親生的兒子，就算不像在人前表示的那麼疼愛，也不至於虐待才是。  
蕭明皎沒有再多問，一邊點頭一邊抬腳往主屋走去。

屋裡有個小丫鬟正在收拾東西，見一個裹著火狐披風、整個人像是一團火焰般明  
豔奪目的陌生姑娘突然走進來，頓時驚詫又緊張地站起來。

「這位是安樂郡主。」帶路的丫鬟說完又問：「郡主是來看望世子的，世子眼下  
可醒著？」

安樂郡主？那個橫霸京城、囂張跋扈的小魔星？小丫鬟臉色一白，趕忙屈身行禮，  
「見過郡主，世子、世子剛剛喝完藥，睡下了。」

睡下了？那正好可以到處找找她的荷包。蕭明皎眼睛一亮，擺手說道：「那我就  
在外間坐一會兒等他醒來吧。」接著指了指帶路的丫鬟，「妳去跟我父王說一聲。」  
又指了另一個道：「妳去給我泡杯花茶來，我不喝這種香茶。」

兩個丫鬟一愣，但還是很快就應聲退下。

蕭明皎暗喜，等她們一走就閃電般竄進裡屋。

床上的衛環氣息微弱而平緩，似乎正在沉睡。

她抬頭朝那處看了一眼，接著輕手輕腳地摸到床對面的那扇窗戶底下，四處查找  
起來。

那裡沒有，這裡也沒有……哎呀，到底是掉在哪兒呢？

找了半天仍沒有半點收穫，蕭明皎有些心急地撓了撓頭。

就在此時，她身後突然響起一道低啞而虛弱的聲音——

「妳在找什麼？」

蕭明皎沒想到衛環會醒來，先是嚇了一跳，等反應過來，又有些尷尬。

居然被人看到了自己撅著屁股在地上鑽來鑽去的樣子，真是丟死人了！

不過作為一個小惡霸，臉皮厚是基本功，她很快就恢復坦然，跳起來拍拍衣裳，若無其事地往床邊走去，「衛世子你醒了呀，感覺怎麼樣，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妳是？」或許是因為久病在床，衛璟膚色極白，兼之唇無血色，雙頰微凹，看起來很是虛弱，可他臉上並不見沉鬱之色，反而神色平和，眼神溫潤，給人一種淡然豁達、溫潤如玉的感覺。

這樣的氣質很容易讓人心生好感，再加上這人長眉鳳目，鼻子高挺，五官生得極為好看，更是讓蕭明皎忍不住在心裡大呼——可惜，真是太瘦了，要是多長點肉，肯定能和她父王一樣俊。

「我是蕭明皎，今兒來給你道歉的。」

衛璟長睫微眨，抬眸看她，不解地問道：「道歉？」

「就是元宵節那晚……」蕭明皎簡單地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又道：「對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實在是那天人太多，然後情況又特殊，所以才……不過你放心，我會給你找最好的大夫，肯定不會讓你有事的。」

衛璟回神，半晌後釋然地笑了，「那就有勞郡主了。」

蕭明皎驚訝，「你不怪我？」

衛璟輕輕搖頭，眼神溫和清澈，「既是意外，便說明我命中合該有此一劫，就算不是郡主，想來也會有別人出現……郡主不必再自責，說來倒是我連累了妳呢。」

蕭明皎縱橫京城這麼多年，頭一回遇到這麼有覺悟的苦主，她鬆了口氣的同時也不禁有些憐惜，發自肺腑地說道：「都說禍害遺千……哦不，好人長命，你人這麼好，老天爺肯定會保佑你長命百歲的。」

衛璟笑了起來，「那就借郡主吉……」話還未完，一陣撕心裂肺的咳嗽響起。

蕭明皎嚇了一跳，見他越咳越厲害，到最後整個人都縮成一團，有些無措地看了看四周，問道：「你怎麼樣？那個，用不用我倒點水給你喝？」

「我……我沒……沒……」

聽著他斷斷續續、彷彿下一刻就要斷氣的聲音，蕭明皎忙道：「你還是別說話了，我去叫太醫。」

她轉身要跑，誰想手腕突然一緊，竟是被人一把拉住。

那隻手冰得像雪，蕭明皎驚愕之下本能地抬手一甩……

咚的一聲巨響，衛璟的手肘重重砸在床沿上，痛得他額角抽搐，臉色發青，連劇烈的咳嗽都猛然停了下來。

蕭明皎心虛地收回手，「沒、沒事吧？你突然拉我手做什麼，嚇了我一跳。」

衛璟狠抽了幾口氣，許久才重新擠出笑容道：「一時情急，多有冒犯，還請……還請郡主見諒。」

到底是自己傷了人，蕭明皎輕咳一聲，不好意思地擺擺手，「那個，手怎麼樣？」

「一會兒就……咳咳，就好，郡主不必擔心……」

他越是寬容，蕭明皎就越過意不去，她想了想，上前一步在床邊坐下，「我給你揉揉吧。」

衛璟想拒絕，可沒來得及，等他反應過來的時候，手肘已經快被揉斷了。

「這樣的力度可以嗎？」

他艱難地張了張嘴巴，咬牙硬擠出三個字，「輕……一些……」

「太重了？抱歉抱歉，這樣呢？」

衛環的眼角無法控制地紅了起來。

好在蕭明皎見他臉色不對又減小了大半力道，他這才有出言制止這一切的力氣。

「真的沒事了？」蕭明皎有些不放心，但見衛環一臉堅定，只好作罷，轉頭說起別的，「對了，你剛剛為什麼不讓我去叫太醫啊？」

衛環氣若游絲地答道：「老毛病，一會兒就好了，不必……不必麻煩太醫，郡主也不要擔心，我習慣了……」

「習慣了」三個字和他輕描淡寫的態度讓蕭明皎有些不好受，心裡更加愧疚了幾分。

他將養了那麼多年才終於能出門走動，如果換成她，肯定不可能輕易原諒害自己落水、毀了自己多年希望的人，可這個人卻一點都不記恨，還反過來用這樣的方式寬慰她……

真是個心胸寬廣，心地善良的大好人！

蕭明皎感動不已，握緊了雙拳道：「我一定會想辦法治好你的病，讓你以後都健健康康，活蹦亂跳的。還有，在這之前要是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儘管說，我肯定會對你負責到底。」

衛環一愣，靦腆地笑了起來，半晌才壓低了聲音，有些不好意思地問道：「那……郡主能不能幫我找幾本書來？」

「找書？什麼書？你這麼小心翼翼的，不會是噴噴噴噴那種書吧？」這話一說完，蕭明皎就僵住了。

要死，平時和那群紈褲損友胡說八道習慣了，一不小心居然渾話脫口而出。

衛環一臉茫然，「哪種書？」

他整天窩在床上養病，想來是沒看過那些春宮小畫冊。蕭明皎一邊暗歎真可憐，一邊努力收起猥瑣的笑容，轉了個彎道：「就、就是一些民間小話本，哈哈，我喜歡看那個。」

「那勞煩郡主也給我帶幾本。」衛環頗感興趣地說道：「我平時閒著無事，就……咳咳，就喜歡看書，可家人恐我勞神，不許我多看……」

難怪要做賊似的請她幫忙。蕭明皎點頭，想了想又問：「對身體有害嗎？」

衛環搖頭，低咳了兩聲後開玩笑一般說道：「有害也想看，不然天天躺著太無趣了……」

蕭明皎心裡一酸，當即拍板，「不用說了，我給你帶，要什麼樣的都有。」

因著顧忌衛環的身體，蕭明皎沒有多待，那個被她打發去泡花茶的丫鬟一回來，她就起身告辭了。

走之前她猶豫了一下，還是沒好意思提起荷包的事情。

雖然是出於好意，但一個未出閣的姑娘家大半夜溜進陌生男人的屋子還是有些不

好聽，再加上這裡頭還牽扯著昨晚那場謀殺，她更不好多提。

誰知道這裡頭的水有多深呢？

至於衛璟，他有親爹、親娘護著，這事也輪不到她來操心。

就是她的寶貝荷包……

蕭明皎有些發驚，留下一句「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來看你」就走了。

看著她的背影，衛璟瞇了瞇眼睛，臉上那靦腆的笑容像是被風吹散了一般，轉眼就消失不見。

「這位安樂郡主和傳聞中倒是有些不一樣，挺可愛的。」

說話的是個長著一張娃娃臉、眉心生了一顆紅痣，看起來跟仙童般的少年夜寧。

他看起來約莫十六、七歲，穿著一身黑衣，突然從暗處冒出來，有些嚇人。

不過床上的衛璟顯然早就習慣了，見此眼皮抬都沒有抬一下，只是低頭看著自己仍隱隱作痛的手肘，嘴角微抽道：「……藥。」

剛剛一直躲在屋裡觀看了整個過程的夜寧悶笑一聲，「爺，那小郡主力氣當真這麼大？」

衛璟挑眉看了他一眼，「比你大。」

他的雙眼幽深漆黑，如一汪一眼望不到底的寒潭，不笑的時候看人就像藏了兩把小刀，陰鬱而銳利。

夜寧縮了縮肩膀，心裡雖有些不信，卻沒敢多說，乖乖拿藥給他抹上，這才又嘀咕道：「有了這小郡主的日常關照，那些人應該會消停一段時間，不過爺，咱們也不能一直這麼被動啊，你看他們整日上竄下跳的，實在是煩人。不然還是按我說的那樣，直接挨個拉出來宰了吧，還有那……」

衛璟被這話煩得不行，上好藥就讓他滾蛋。

夜寧受傷捧心，咿咿呀呀地唱道：「冷酷無情的人兒呀，鐵石心腸的郎君呀，遲早有你後悔的一天呀！」

衛璟：「……」

### 第三章 心懷不軌被懲治

蕭明皎不知道衛璟正在被自己神經病一樣的手下折磨著，她高高興興地出了定國公府，和自家胖老爹一合計，便前往皇宮準備接蕭明嫣，順便蹭飯去了。

一進宮，父女倆就輕車熟路地摸進了御書房。

皇帝正在批奏摺，抬頭見是這兩人，頓時笑了起來，「怎麼這個時候進宮？」

「快到午飯時間了，父王說要帶臣女來吃大餐。」蕭明皎嘻嘻一笑，十分自然地滾到皇帝身邊給他捏了捏肩膀，「幾日不見，皇伯父還是那麼英俊。」

皇帝龍心大悅，「幾日不見，皎皎嘴巴還是那麼甜。」

「臣女說的可都是實話，不信您問父王。」

「皎皎說的都是實話，我作證。」

看著這對父女如出一轍的狗腿模樣，皇帝樂得不行，被混帳臣子們氣得發脹的腦袋一下子清醒了不少。

他舒展了一下身體，無奈又寵溺地問道：「說吧，是不是又在外頭闖了禍，求朕

給你們撐腰來啦？」

他會這麼問不是沒有原因的，「闖禍——進宮抱大腿——繼續闖禍」就是這父女倆的日常生活。

「才沒有，臣女這幾天可老實啦，剛剛還去定國公府給衛世子道歉了呢。」

元宵夜發生的事情皇帝早就已經知道了，聞言讚賞地看了小侄女一眼，「結果怎麼樣？」

衛環為人不錯，蕭明皎也不吝嗇，好好地誇了他一通。

皇帝聽完，滿意地點了點頭，「是個心胸寬廣又有覺悟的孩子。」

「咱們吃飯去吧，皇兄，臣弟早飯都沒吃，餓死了。」一大早就被不孝女急吼吼地拉出家門，福王早就餓得前胸貼後背，這會兒忍不住拍著肚子叫道。

皇帝對這個同母幼弟沒辦法，只能放下手中的毛筆，讓宮人們下去傳膳。

「臣女去找姊姊，皇伯父幫忙看著父王，可不能讓他偷吃。」

蕭明皎說完就往皇后的鳳棲宮跑去，誰想走到一半突然聽到不遠處傳來自家姊姊的聲音——

「來人，掌嘴。」

掌嘴？掌誰的嘴？蕭明皎一愣，趕緊邁開小短腿朝聲音傳來的方向跑去。

蕭明嫣今日穿了一身淺碧色的衣裙，嬌嬌立在路邊梅樹下，清雅如畫，煞是好看。

蕭明皎沒跑兩步就看見了她和她身邊那個一臉驚愕、似乎是呆住了的女子。

那是……忠勤伯府的二姑娘王燕如？她怎麼會在這裡？哦，想起來了，後宮裡那個整日鬧騰的王貴妃好像是她姑姑來著。

蕭明皎嫌棄地撇了一下嘴，加快速度跑過去，「姊姊，妳要掌誰的嘴？我幫妳。」

蕭明嫣回頭，見自家妹妹跟顆小火球似的滾了過來，眼底的冷意稍稍退去，「妳怎麼來了？」

「來接妳呀。」蕭明皎嘻嘻一笑，轉頭看向王燕如，「咦，王二姑娘，怎麼是妳？我姊姊是要掌妳的嘴嗎？妳做了什麼不合規矩的事啦？」

半點緣由都不問就定了人家的罪，簡直無理極了，可蕭明嫣卻眉眼一柔，眼底浮現了點點笑意。

「王二姑娘方才出言不當，辱及皇家宗室，妳也知道宮中有規定，不論是誰犯了這樣的錯都要掌嘴，所以……」她的語氣像在撒嬌一般動聽，可說出的話卻絲毫不留情面，「來人，動手。」

王燕如回神，一張白皙的臉瞬間漲得通紅，「我什麼時候辱及皇家宗室了？郡主怎麼能血口噴人！」

「二姑娘真健忘。」蕭明嫣微微一笑，笑意卻半點都不達眼底，「妳方才怎麼說來著？『世子癡傻，無法為妳姊妹二人提供助力』。我哥哥身為福王世子，是皇室宗室裡重要的一員，妳說他癡傻難道不是侮辱？」

王燕如萬萬沒想到一直和和氣氣的蕭明嫣突然變臉要打她是因為這個，驚愕之下脫口而出，「這怎麼能說是侮辱，福王世子是個傻子，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啞！清脆的巴掌聲打斷了她後面的話。

「我哥哥只是生病了不愛說話，他不癡也不傻，再叫我聽見『傻子』這兩個字，我打斷妳的門牙。」素來嘻嘻哈哈沒個正經的蕭明皎，此刻沉著臉齷牙咧嘴，露出了小獸般兇狠的表情。

她冷冷地看著被自己一個巴掌打懵了的王燕如，毫不留情地說道：「還有，別以為我不知道妳打的是什麼主意，就妳這樣的，想嫁給我父王做繼室，別說門，門縫都沒有。」

蕭明嫣面露驚訝，「皎皎不可胡說，王二姑娘與咱們一般年紀，與父王差了整整兩輪呢，怎麼可能存有這樣不知羞恥的心思。」

不等王燕如反應，她溫柔一笑，勸慰一般說道：「我們皎皎生性率直，有時候說話不大中聽，王二姑娘別介意，我是很相信您的品格的。至於方才的事，皎皎既然已經替皇伯父略施薄懲，那便到此為止，望王二姑娘日後說話多加小心，免得再像今日這般惹來禍事，可能難善了。」

這番話說得太戳人心窩了，偏又叫人無法反駁，王燕如氣了個倒仰，差點昏過去。她含著淚抖著手，想說什麼卻半天也沒能擠出一個字，最終「哇」的一聲哭了出来，「妳們、妳們太欺負人了！」說完這話她抹著淚奔向王貴妃的寢宮，顯然是告狀去了。

「瞧妳，都把人家給說哭了，以後不許再亂說話了，嗯？」蕭明嫣佯怒輕戳了一下妹妹的腦門，餘光掃見不遠處有幾個探頭探腦的宮人，不由輕輕瞓了一下眼。最近跑到她面前上竄下跳的人有點多呢，就連皇后方才也提起了父王的婚事……看來這京中的天終於要開始變了。

蕭明皎不知姊姊在想什麼，理直氣壯地哼了一聲，「為什麼不？我說的都是實話，她會哭是因為惱羞成怒！而且她居然敢辱罵哥哥，我沒抽歪她的嘴巴已經是看在貴妃娘娘的面子上了。」

或許別人會覺得她一言不合就打罵人太過跋扈，可蕭明嫣看著這樣的妹妹，眼裡卻一下子就被笑意填滿。

對自己家人不懷好意的人，為什麼要與他們客氣呢？且妹妹下手也不是沒有分寸，否則王燕如這會兒早就倒地不起了，哪還能蹦跳著去告狀。

「妳怎麼看出來她有心想給父王做繼室的？」

「除了想給咱們做後娘的人，誰會沒事跟妳說哥哥做不了我們的助力之類的話？」

蕭明皎撇嘴，「這種人我可沒比妳見得少。」

別看父王整天無所事事，只知道鬥雞走狗，可他還是很有行情的。撇開深受帝寵和相貌英俊這兩點，只看他對母妃的情深義重，就有不少人哭著喊著想嫁了，畢竟這年頭稍微有點權勢的人家，後院裡都是百花齊放，像她父王這樣身為天潢貴胄卻一心一意只守著一個人，哪怕母妃已經去世那麼多年也始終不肯另娶的奇葩，整個大豐都找不出第二個。

所以從小到大蕭明皎沒少遇到王燕如這樣的人，只是越來越習慣這種情形的同時，她對這些人也越來越沒耐心了。她倒不是反對自家老爹再娶，而是這些女子大多都別有用心，並非良配。

還沒進門就敢離間他們兄妹三人的感情，說她哥哥是傻子，進了門生了兒子還不得翻天！

蕭明皎越想越不高興，拉著姊姊跑去跟皇帝哭訴。

看著這進宮半個時辰都不到就把人給打哭還反過來惡人先告狀的小侄女，皇帝哭笑不得，然而他素來偏疼這小丫頭，又見一向溫柔乖巧的大侄女蕭明嫣也面帶委屈，自家胖弟弟更是叫著打死不娶繼室省得兒子、閨女被虐待，頓時心疼得不行，當即道：「王燕如狂悖傲慢，不敬宗室，罰她……罰她回家面壁思過兩個月，抄《女誡》十遍。」

匆匆忙忙帶著侄女趕來討說法的王貴妃無言以對。

天理何在？

王貴妃是個聰明人，知道今兒討不著好之後就帶著王燕如灰溜溜地走了。

王燕如委屈得不行，回到她宮裡就哭倒在小榻上。

王貴妃被她哭得頭疼，又想著皇帝已經很多天沒來過自己這兒，好不容易見到他還惹他厭棄，心煩意亂地斥責道：「行了，別哭了，福王一家就是瘋子，惹不起妳還不知道躲嗎？」

「可福王那邊……」不是說好要捧她做福王妃嗎？

王貴妃煩躁極了，想也沒想就道：「福什麼王，日後離那一家子都遠些。」

王燕如一愣，抽抽搭搭地提醒道：「那成王表哥……」

提起寶貝兒子，王貴妃猛然清醒過來。

皇后無所出，太子之位未定，她的兒子想要再往前一步，確實不得不拉攏福王這個備受聖寵、在某些方面甚至能影響皇帝決定的弟弟，雖然她實在是不想看到這令人頭疼的一家子……

王貴妃有些憋悶，但想著兒子的千秋大業，到底是深吸口氣，打起精神安撫王燕如幾句。

王燕如雖然是忠勤伯嫡女，可在家裡並不受寵，她知道自己除了福王府之外沒有更好的歸宿，只好強忍下今日的委屈擺出恭敬的樣子，只是到底心有忿忿，說了幾句，終究是忍不住壓低聲音道：「什麼生了病不愛說話，誰不知道那蕭長歸天生就是個傻子，他們自家人掩耳盜鈴便罷了，還要逼別人跟他們一起裝聾作啞，實在是霸道！」

「還有蕭明嫣和蕭明皎那兩個死丫頭，福王為了她們那個陰魂不散的母妃，這麼多年來身邊連個知冷熱的人都不肯留，她們卻半點都不肯為父親著想，真真是自私至極。日後……那麼大一個福王府，總不能交到蕭長歸的兒子、那個母不詳的私生子手裡吧？」

「住口！」見她越說越不像話，王貴妃忙厲聲打斷她，「我知道妳心裡委屈，但這種話以後絕對不能再說，不然傳到聖上耳朵裡，我可救不了妳。」

王燕如被她陰沉的神色嚇到，瞬間噤聲。

王貴妃不知想到了什麼，眼神變得很是可怕。

她閉了閉眼，許久才冷冷地補充道：「尤其是關於已經過世的那位，日後……一個字都不許提！」

王燕如被王貴妃一句話說得心口咚咚直跳，偏偏又不敢多問，只能暗自懨著。

而在皇帝這兒的蕭明皎一掃方才的鬱悶，開心得眼睛直冒光。

「皇伯父，臣女還想要這個、這個和這個！」

看著一頭扎進他的私庫裡，絲毫不懂得什麼叫做適可而止的小丫頭，皇帝肉疼得臉色發青，根本不想搭理。

他就不該一時心軟答應賞她東西安撫她「受傷的心靈」，這簡直是洗劫啊！

「還有這個，皎皎，這個好看，是雪山白玉做的呢。」

再一看旁邊使勁給自家閨女出主意的弟弟，皇帝默默地嚥下一口老血，無數次在心裡發誓，絕對不會再有下次，絕不！

「這幾本書看著好像也挺好的，皇伯父……」

「哎呀，這個就給妳皇伯父留著吧，妳又不愛看書。」

「我是不看，但我有別的用處呢。」

「那好吧，快拿好。」

皇帝無語，心想著好想做一回出爾反爾的小人，叫這父女倆馬上滾蛋！

「好了，父王、皎皎，咱們該回家了，哥哥和舟兒還等著我們呢。」蕭明嫣這話一出就得到了皇帝無比慈愛的注視，她柔柔一笑，不好意思地衝他眨眨眼，似在為不著調的老爹和妹妹向他致歉，之後道：「對了，臣女這兩天新學了一種糕點，等會兒做一些叫人送來給皇伯父嘗嘗。」

皇帝心中瞬間熨貼無比，心道：還是大侄女最孝順、最可愛。

「妳的手藝朕自然是嘗嘗的。」視線掃過抱著一大堆寶貝、面上卻仍帶著留戀之色的父女倆，皇帝威嚴的嘴角一抽，終於忍不住催促道：「這就去吧，朕想早些吃到。」

「嘿嘿，那皇伯父，我們就先行告退啦。」

笑嘻嘻地同冤大頭皇帝告辭，吃完大餐又收穫豐厚的蕭明皎開開心心地帶著老爹和姊姊走了。

沒想到剛回到家，他們屁股都還沒坐熱，就見一人匆匆來報——

「郡主，大事不好了，方才陳老太醫派人來傳話，說定國公世子怕是、怕是要不行了！」

早上去的時候衛璟不是還好好的嗎，怎麼幾個時辰不見就突然不行了？

蕭明皎大驚失色，起身往定國公府趕去。

定國公府離得不遠，蕭明皎很快就見到了衛璟。

早上還有力氣與她說話的衛璟這會兒一臉灰敗地躺在床上，氣息微弱，幾不可聞，像是下一刻就會斷氣。

蕭明皎腦仁突突作響，急急地問一旁的陳老太醫，「怎麼回事，之前不是已經脫離危險了嗎？」

陳老太醫鬍子一翹，沒好氣地說道：「誰知道這家人做了什麼好事才把這小子給氣成這樣。」

「氣的？」蕭明皎一愣，「他會這樣，是被人氣的？」

「反正就是受了刺激。」陳老太醫與定國公有舊怨，說起話來毫不客氣，「早說了要安心靜養，安心靜養，就是不聽，也不知怎麼當人爹娘的！」

蕭明皎轉頭看向一旁皺著眉頭看不出具體神色的定國公，忍著氣問道：「國公爺，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按理說這是定國公府的家事，輪不到她一個外人過問，但顧忌她的身分和那難纏的性子，定國公頓了一下，還是搖了搖頭答道：「夫人已經在查。」

話音剛落，長相柔美、氣質優雅的定國公夫人葛氏就從外頭走了進來。

她看起來很擔心衛璟，視線一轉向他，眼睛就紅了，顧不得還有外人在，當即拭著眼淚硬著聲音說道：「已經找到始作俑者，國公爺出去看看吧。」

定國公一頓，剛要說什麼，門口突然衝進來一個嬌美得如同雨後海棠一般的女子。她撲到他身前嚶嚶哭道：「國公爺饒命、夫人饒命，小少爺年幼不知事，並非故意衝撞世子爺的。」

她手中拉著一個六、七歲的男孩，那男孩一看見定國公便「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爹、爹，我什麼都沒有幹，我就是擔心哥哥才來看看他，我真的什麼都沒有幹啊！」

原來把衛璟刺激成這樣的就是眼前這個小兔崽子！

蕭明皎氣得瞪圓了眼睛，但沒有馬上開口，只轉頭看向定國公。

她雖然行事囂張，但不是不知禮數的人，事關定國公的妾室和庶子，她一個晚輩，又是外人，不好也不能在這種時候亂插嘴。

定國公已經快要氣死了，他是個愛面子的人，家醜外揚自然不能忍，一張端方的臉頓時變得鐵青，額角青筋也跳了起來。

「住口！」他招人把還在哭嚎的母子倆拖出去，又壓著怒氣看向蕭明皎和陳老太醫，「幼子無狀，讓郡主和陳老見笑了。我先去處理一下家事，兩位請便。」說完抬頭看了葛氏一眼就大步出了門。

接下來的事情蕭明皎就不知道了，但只看這小兔崽子的身分，她就知道衛璟今天這虧算是白吃了。

除了衛璟這個嫡子外，定國公膝下只有這麼一個庶出的兒子。在這種長子體弱、隨時都有可能翹辮子的情況下，他絕對不可能對小兒子動真格，想來最多就是罰罰他身邊的下人，懲戒一下他的生母吧。

可這小混蛋害得他哥哥都快沒命了，衛璟要是真的死了……

想到自己沒準兒會變成半個殺人兇手，蕭明皎又急又氣，頭都大了，忙拉了拉陳老太醫的袖子，問道：「老爺子，他這情況到底怎麼樣了？還救得回來不？」

陳老太醫正興致勃勃地看好戲，聞言回過神，噴了一聲，「我方才勉強保住了這

小子最後一口氣，運氣好的話他也許能撐過去，運氣不好的話……」他搖搖頭，沒有再說下去。

蕭明皎心裡發慌，用力跺了跺腳，「不行，他不能死，陳爺爺你救救他，不管用什麼法子都行，我、我家什麼藥都有，你看有什麼能用上的，儘管說，我這就派人送過來。」

看著這個有求於他的時候就「陳爺爺」，平日卻一口一個「陳老頭」的小丫頭，陳老太醫好氣又好笑。

他雖然記恨定國公府，可對於衛環這個可憐的孩子卻是有些同情的，因此又沉下心來認真地想了想。

或許是衛環命不該絕，想著想著陳老太醫突然靈光一閃，想起了一個不常用的偏方，偏頭看了看正眼巴巴望著自己的小丫頭，鬍子一翹，笑了，「龍血草有沒有？」蕭明皎眼睛猛地一亮，「有有有！」

「天山雪蓮呢？」

「也有。」

「拿來吧，雖然不見得能救他的命，但至少能暫時穩定他的情況，讓他不至於這樣一命嗚呼。」

「好。」蕭明皎點頭，拔腿就往外跑。

轉身的時候，她的視線不經意掃過了床邊的葛氏，微微一滯，不知怎麼覺得有些不對勁。

定國公夫人雖然緊緊握著床上衛環的手，可眼睛怎麼一直往外邊掃？還有她臉上的擔憂和憤怒之色也好像比剛才淡了一些……

而且，蕭明皎用力地眨了一下眼，她是不是看錯了，怎麼瞧著定國公夫人隱隱還有點莫名的興奮呢？

心裡有些疑惑，但衛環還等著救命，蕭明皎沒心思深究這些，飛快地打個招呼就跑了。

出門的時候正好遇見一個小廝提著熱水往這邊來，她眼珠子一轉，故意快速衝過去撞了他一下。

那小廝躲閃不及，桶裡的熱水一下灑了出來。

蕭明皎眼疾手快地跳開，順便幫他擋了一下，末了才怒聲罵道：「放肆！」

那小廝一看是她，嚇得臉色都白了，忙跪地求饒，「小人該死，郡主恕罪。」

「這熱水是要送去給你們世子擦身的吧？還不趕緊去重新打一桶來。這麼毛手毛腳的，且不說容易燙到人，萬一耽誤了你們世子的病情怎麼辦？」幹慣了惡人先告狀這種事，她絲毫沒有心理負擔地嚷嚷道：「不小心害你們世子爺落了水，我心裡十分愧疚，發過誓一定要治好他，所以他現在是我罩著的人，我不允許他有半點的差池。哼！誰敢害他出事，陷我於不義，我定跟他沒完，知道了沒有！」她的聲音響亮，穿透了整個院子。

那小廝抖著身子連連稱是，其餘人……定國公臉色一沉，有些不快地皺起了眉頭；闖禍的母子倆驚慌失措，哭得更大聲了；屋裡陳老太醫搖搖頭，眼底閃過了幾許

笑意；而葛氏則是垂著眸子，睫毛微微眨動。

至於床上的衛璟……

爺的嘴角好像微微動了一下……嗯？他這是在笑？

一直守在暗處的夜寧震驚地瞪大了眼。

Crescent